



管子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

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筦。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

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相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澆。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相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泝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濫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

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

大復曰古衣皮
庶人質裘士大
夫以上文裘犬
羊賤豹狐羔虎
貴物有定價習
有故然玉珠之
貴于金六數也
天之生物數不
齊而謂堯舜用
數乎大誣聖矣

大復曰凡天產
陽地產陰為二
金木水火土為
五七者人之取
財用尽矣故曰
二五童山竭澤
上無以制之天
地不足以共故
以數制謂國机

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相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亾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亾其勢。民失二五者。亾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

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

大復曰左右即陰陽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

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竒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

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

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

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

大復曰高下中
幣金之權百千
萬乘馬之制此
亦所云揆度

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
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
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
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
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
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
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
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
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歿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
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
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
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
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
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文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有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歿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大復曰。散叙次文。議俱有可觀。澹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相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相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牛馬之牢。不利其噐。周人之王。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
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
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
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

定字曰一本施
作弛。上有殺
字五穀下又有
之所生也

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
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
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
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至。此五家之國准也。

大復曰。好訛者。嚴察于下。亟變者。叔術于上。譏而用變。
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執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于此。然有
不亂。有不變。狃有持之者。固狃。勝。乘。劉之。狗。利。乎。要于不
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相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相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諛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相公曰。

大復曰長做補
助之謂長度漏
澤之謂

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窳。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

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相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相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

大復曰。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教以非聖而名法。叔敷之家。有法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

定字曰如字當
作之字言與死
扶傷之孤也茶
首白首也實字
或足室字言持
戰死事之害此
三等入皆所當
也

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茶首之

孫。仰俸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

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

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

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峙蓄之

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

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曰。城脆致衝。

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

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

券契之齒。金鑑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間

而糴之。金鑑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

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

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

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

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

分使然也。

相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歿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

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相公曰。弓弩多匡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輟者。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鶩鶩之舍近。鷓鷯鵠鮑之通遠。鷓鷯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匄弓弩無匡輟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鷯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間。

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彼十鈞之弩。不得棗。不能自正。故三月解。而弓弩無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相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相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管子對曰。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穀。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相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

大復曰。祭之用魚。幾何。而曰百倍異日。說夢耶。兒戲耶。

大復曰。春秋越荒遠。小戾耳。如何。曰。莫強曰。至是。免藏而露尾。

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相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相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

粟又美。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莖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相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疇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眚。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母耕而食。女母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

大復曰。庸幕沒也。與傭同。

又曰。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罷封建。有行而無糶。然則下之食鹽。上之引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

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

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幣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

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

空守曰謂蠶月
君以游財給民
之養蠶者口食
筒曲之用至蚕
醜則去分絳絲
以償昔日游財
也

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

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

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藉吾民。何以奉車革。不藉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

大復曰穀金幣
為三准操輕重
以流為同筴

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相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課。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定字曰用食用也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歿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

大復曰崑崙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真崑崙也而此曰八千里何居意西蕃別有名國如小西天之類耶

而朝也。簪珥而碎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定字曰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為者謬妄甚矣

管子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相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相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

大復曰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

定字曰此也

大漢曰沛金木
于丘壤東西南
北于朝夕都不
相應

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

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稭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

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相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鐮。一椎一鎚。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

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禱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相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曠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相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

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

大復曰五穀生
之于下。金布
之于上。操其
以通其生。而
重之。故予為
為予是制其
通以御其命

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相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

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相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相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

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相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相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相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大復曰其一公
族采地世祿不
入于公稅也其
二弃土不毛不
入于公稅也其
三近郊村落自
占土為耕不入

於公稅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
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
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
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
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第。蔣第。丁惠之功。世吾歲罔。
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
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
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
秩於諸侯。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
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
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
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
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
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
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

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今日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垝堙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

六復曰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獲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大復曰。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

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勸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
生枝至駟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
况于伯議既陋鄙文六瑣屑脩詞者取節猶可施之於行
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下

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六

石壁謀

大復曰有竅言
亦有竅事耶桓
云九合盛伯所
少止一朝耳非
春秋為案石壁
管茅勉于王哉
伯烏以命之雖
然此猶借朝以
行實者也輕重
家之託辭因而
託言不自知免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
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為壁。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
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壁之數已具。管
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
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
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石壁者。

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聘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驛又能禁入馬則何藉於桓之一匡耶。其反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菁茅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

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秋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新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

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

大澆曰賈主市也君令朝賈金市君操一物出

以曰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子息而焚青券富將立貧不徒則亂耳

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相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錄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相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錄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相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于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大夏曰純錙甚微耳而中十金故纂莖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是失此而反作馬也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莖之於萊純錙。綈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莖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莖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難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鑿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鑿

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大夏曰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賈之必通者也。非

必一國之有工
守其謝下又何
以禁其通禁之
旅必絕市必擾
民將貢國將亂

又曰即墨之天
師破燕非以神
威敵以神安圍
城之民而壯之
也此龍關而朝
八諸侯何居誰
欺乎謂人可愚

自愚也况乎以
愚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
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
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
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闢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
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飾左右玄服天
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
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
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
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
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
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
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
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
之道也。

大復曰不以修德律救天災而悲天嗇為利乎民之有心何能
矯誣慢天。讀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林
定字曰林一作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絃。鶩鶩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

大復曰此猶終
而近于正點一
文而國徧施

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

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

大漢曰。人君將
禁將侯以婦本
業漢法刑三入
食而縱扶彈懷
丸男女襟水上
字抑賣之買即
賈貨賈何遽貧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蚩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讐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蚘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又曰上開游此
禁游不計自予
盾乎游乎游俠
之民何渠必樹
下昧目而望山
童子塵塗之戰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相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相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相
公曰善。

相公曰。雖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
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相公曰
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
菽粟五穀者過半。相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
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
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
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
實俱在也。民何為也。相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

夫復曰君禮于
有功困京何功
于國而辟聘以
名則爭效焉

定字曰泮一本
作池

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
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
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
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
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
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
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
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

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
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
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
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
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
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
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
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

大復曰三原從
穀幣之准軌而
通之布穀六畜
即廢居之說後
有餘不足調輕
重而御之
定字曰云穀當
作去

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

定字曰一本二十作世

定字曰刑作形是

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壑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疢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
十。蠹。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
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
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
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拜
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
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
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

大治曰千即
什之穀兩畔爭
食之比于隣界

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脣
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
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
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綈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
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
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
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

又曰應聲之正
應君之令而征
也

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綺而踵相隨。車轂齧。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饑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相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相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潤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埶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

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幣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

定字曰此策最
謬悠不可欺三
尺童子輕重篇
中說多類此其
爲質書無疑

定字曰一本洽
上有內字

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

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求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亾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脩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脩械噐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噐十七月。脩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噐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噐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統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鑿鑿。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搆權渠。緹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

天復曰。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圓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畧。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已。渾儀之中。

定字曰韶之姚
切鑄也鉛薛理
切播音
又曰緄音規絲
也

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冬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

大漢曰主使如
後漢為官奴與
城旦春之作

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又曰大木大山
大衍夏曰蕃秀
禁傷其長養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母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

又曰庶人祭其
先有田祭無田
薦田以賞有功
也
又曰設飲之也
以功得與于祖
燕為設即飲酬
之舉也

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心。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

又曰王為句記
曰馬牛羊有在
野收之弗禁此
王令律所謂入
官也

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又曰自冬至起
象故不言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出北九十二里而
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
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
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
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
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
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耒當弩。鈹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採

大復曰古人寓
兵于農之法

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大復曰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六頗復出想襟
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
古之教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

Large stylized seal script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possibly reading '上海图书馆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seal,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inscription.

